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三國文卷二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二十七

劉曄

曄字子揚，淮南成德人，光武子阜陵王延之後。曹公辟爲倉曹掾，轉主簿，遷行軍長史，兼領軍。文帝受禪，進侍中，賜爵關內侯。明帝卽位，進封東亭侯，後以疾爲太中大夫，轉大鴻臚，復遜位爲太中大夫，卒，謚曰景侯。

議追尊宜不過高皇疏

聖帝孝孫之欲褒崇先祖，誠無量已，然親疏之數，遠近之降，蓋有禮紀，所以割斷私情，克成公法，爲萬世式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者，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典故也。至于漢氏之初，追謚之義，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大魏發迹，自高皇始，下論漢氏，則追謚之禮，不

及其祖此誠往代之成法當今之明義也陛下孝思中發誠無已已然君舉必書所以慎于禮制也陛思以爲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已魏志劉曄傳 通典七十二

遺魯肅書

方今天下豪傑並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事滯于東城近鄭寶者今在巢湖擁眾萬餘處地肥饒廬江間人多依就之況吾徒乎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吳志魯肅傳

滿寵

寵字伯寧山陽昌邑人少爲郡督郵曹公辟從事又辟署西曹屬除許令遷汝南太守從平荊州還行奮威將軍屯當陽復召爲汝南太守賜爵關內侯屯樊城封安昌亭侯文帝時拜揚武將軍更拜伏波將軍封南鄉侯遷前將軍明帝時進封昌邑侯領豫州刺史代曹休都督揚州拜征東將軍景初中徵爲太尉

水當作來

正始三年卒謚曰景侯

重請合肥移城表

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能而示之以弱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此為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卻內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舉得于外則福生于內矣（魏志滿寵傳）

請備無彊口疏

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窪地也若入無彊口宜深為之備（魏志滿寵傳）

請合肥移兵更立城疏

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為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為引賊平地

而掎其歸路，于計爲便。魏志滿寵傳

敕諸將

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軍，宜爲其備。魏志滿寵傳

敕留府長史

若淩欲往迎，勿與兵也。魏志滿寵傳

爲王淩報孫布書 太和五年

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尚。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衞，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魏志滿寵傳

郭淮

淮字伯濟，太原陽曲人。建安中舉孝廉，除平原府丞，遷丞相兵曹議令史，從征漢中，留爲夏侯淵司馬。淵敗，復爲張郃司馬。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轉鎭西長史，行征羌將軍。黃初中，擢雍

州刺史封射陽亭侯太和中加建威將軍轉揚武將軍正始中拜前將軍進封都鄉侯嘉平中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加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持節進封陽曲侯正元二年卒追贈大將軍謚曰貞侯

白司馬宣王書

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五子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于法未通當受罪于主者覲展在近（魏志郭淮傳注引世語又世說亦有約文）

何夔

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建安初曹公辟司空掾出爲城父令遷長廣太守徵還參丞相軍事尋拜樂安太守入爲丞相東曹掾魏國建拜尚書僕射遷太僕文帝受禪封成陽亭侯卒謚曰靖侯

制新科下州郡上言

自喪亂已來，民人失所，今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敕法，齊一大化也。所領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懲或有不從教者，有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爲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魏志何夔傳

入爲丞相東曹掾上言

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爲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敘，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修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

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羣下以綏萬民如是則天下幸甚魏志何夔傳

楊阜

阜字義山天水冀人建安初爲安定長史去官後辟丞相府州表爲參軍事以平馬超功賜爵關內侯轉爲益州刺史拜武都太守在郡十餘年明帝徵拜城門校尉遷將作大匠

諫治宮室發美女疏

臣聞明主在上羣下盡辭堯舜聖德求非索諫大禹勤功務卑宮室成湯遭旱歸咎責己周文刑于寡妻以御家邦漢文躬行節儉身衣弋綈此皆能昭令聞貽厥孫謀者也伏惟陛下奉武皇帝開拓之大業守文皇帝克終之元緒誠宜思齊往古聖賢之善治總觀季世放盪之惡政所謂善治者務儉約重民力也所謂惡政者從心恣欲觸情而發也惟陛下稽古世代之初所以明赫及季世所以衰弱至于泯滅近覽漢末之變足以動心誡懼矣曩使桓靈

不廢高祖之法文景之恭儉太祖雖有神武於何所施其能邪而陛下何由處斯尊哉今吳蜀未定軍旅在外願陛下動則三思慮而後行重慎出入以往鑒來言之若輕成敗甚重頃者天雨又多卒暴雷電非常至殺鳥雀天地神明以王者為子也政有不當則見災譴克己內訟聖人所記惟陛下慮患無形之外慎萌纖微之初法漢孝文出惠帝美人令得自嫁頃所調送小女遠聞不令宜為後圖諸所繕治務從約節書曰九族既睦協和萬國事思厥宜以從中道精心計謀省息費用吳蜀以定爾乃上安下樂九親熙熙如此以往祖考心歡堯舜其猶病諸今宜開大信於天下以安眾庶以示遠人 魏志楊阜傳

伐蜀遇雨上疏 太和四年秋

昔文王有赤烏之符而猶日昃不暇食武王白魚入舟君臣變色而動得吉瑞猶尚憂懼況有災異而不戰竦者哉今吳蜀未平而

天屢降變，陛下宜深有㠯專精應荅，側席而坐，思示遠㠯德，綏邇㠯儉。開者諸軍始進，便有天雨之患，稽閡山險，㠯積日矣。轉運之勞，擔負之苦，所費㠯多，若有不繼，必違本圖。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徒使六軍困于山谷之間，進無所略，退又不得，非主兵之道也。武王還師，殷卒㠯亡，知天期也。今年凶民饑，宜發明詔，損膳減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罷之。昔邵信臣為少府，于無事之世，而奏罷浮食。今者軍用不足，益宜節度。魏志楊阜傳

諫帝送葬平原公主疏

文皇帝、武宣皇后崩，陛下皆不送葬，所㠯重社稷、備不虞也。何至孩抱之赤子而可送葬也哉。魏志楊阜傳

諫營洛陽宮殿觀閣疏

堯尚茅茨而萬國安其居，禹卑宮室而天下樂其業。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㠯九筵耳。古之聖帝明王，未有極宮室之高麗，㠯彫

獘百姓之財力者也、桀作琁室象廊、紂爲傾宮鹿臺、吕喪其社稷、楚靈吕築章華、而身受其禍、秦始皇作阿房、而殃及其子、天下叛之、二世而滅、夫不度萬民之力、吕從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當吕堯舜禹湯文武爲法則、夏桀殷紂楚靈秦皇爲深誡、高高在上、實監后德、愼守天位、吕承祖考、巍巍大業、猶恐失之、不夙夜敬止、允恭䘏民、而乃自暇自逸、惟宮臺是侈是飾、必有顛覆危亡之禍、易曰、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無人、王者吕天下爲家、言豐屋之禍、至于家無人也、方今二虜合從、謀危宗廟、十萬之軍、東西奔赴、邊境無一日之娛、農夫廢業、民有飢色、陛下不吕是爲憂、而營作宮室、無有已時、使國亡而臣可吕獨存、臣又不言也、君作元首、臣爲股肱、存亡一體、得失同之、孝經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臣雖駑怯、敢忘爭臣之義、言不切至、不足吕感寤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將墜于地、使臣身死有

禰萬一、則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謹叩棺沐浴、伏俟重誅（魏志楊阜傳）

讓封關內侯

阜君存無扞難之功、君亡無死節之效、于義當絀、于法當誅、超又不死、無宜苟荷爵祿（魏志楊阜傳）

應詔議政治不便于民

致治在于任賢、興國在于務農、若舍賢而任所私、此忘治之甚者也、廣開宮館、高爲臺榭、以妨民務、此害農之甚者也、百工不敦其器、而競作奇巧、以合上欲、此傷本之甚者也、孔子曰、苛政甚于猛虎、今守功文俗之吏、爲政不通治體、苟好煩苛、此亂民之甚者也、當今之急、宜去四甚、並詔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敦樸之士而選用之、此亦求賢之一端也（魏志楊阜傳）

辛毗

毗字佐治、潁川陽翟人、曹公克鄴、表爲議郎、後爲丞相長史、文

帝初遷侍中，賜爵關內侯。明帝卽位，進封潁鄉侯，尋爲衞尉。青龍中卒，謚曰肅侯。

諫修殿舍疏

竊聞諸葛亮講武治兵，而孫權市馬遼東，量其意指，佀欲相左右。備豫不虞，古之善政，而今者宮室大興，加連年穀麥不收。詩云：民亦勞止，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唯陛下爲社稷計。（魏志辛毗傳）

諫平北芒疏

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損費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爲害，而丘陵皆夷，將何以禦之。（魏志辛毗傳）

奏請宣著符命（藝文類聚題作勸進表）

侍中辛毗、劉曄、散騎常侍傅巽、衞臻、尚書令桓階、尚書陳矯、陳羣、給事中博士騎都尉蘇林、董巴等奏曰：伏見太史丞許芝上魏國受命之符，令書懇切，允執謙讓，雖舜禹湯文，義無以過。然古先哲

王所呂受天命而不辭者誠急遵皇天之意副兆民之望弗得已也藝文類聚作誠急于荅皇天之意副四海之望不得已也且易曰觀乎天文目察時變觀乎人文目化成天下又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則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效之目爲天文因人而變至于河洛之書著于洪範則殷周效而用之矣斯言誠帝王之明符天道之大要也是目由德應録者代興于前失道數盡者迭廢于後傳讖萇弘欲支天之所壞而說蔡墨雷乘乾之說明神器之存亡非人力所能建也今漢室衰替帝綱墮墜天子之詔歇滅無聞皇天將捨舊而命新百姓既去漢而爲魏昭然著明是可知也先王撥亂平世將建洪基至于殿下目至德當厤數之運卽位目來天應人事粲然大備神靈圖籍兼仍往古休徵嘉兆跨越前代是芝所取中黃運期姓緯之讖斯文乃著于前世與漢並見由是言之天命久矣非殿下所得而拒之也神明之意侯望禋享兆民顒顒咸注嘉願惟殿下覽圖籍之

明文。急天下之公義。輒宣令內外。布告州郡。使知符命著明。而殿下謙虛之意。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辛毗劉曄等奏又略見藝文類聚十三

奏事

昔桓階為尚書令。以崔林非尚書才。遷以為河間太守。魏志崔林傳注引魏名臣奏

改正朔議

魏氏遵舜禹之統。應天順民。至于湯武。以戰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時。左氏傳曰。夏數為得天正。何必期于相反。魏志辛毗傳

高柔

柔字文惠。陳留圉人。高幹從弟。曹公平河北。以柔為管長。辟丞相倉曹屬。魏國建。為尚書郎。轉丞相理曹掾。遷潁川太守。復還為法曹掾。文帝踐阼。為治書侍御史。賜爵關內侯。遷廷尉。明帝

即位封延壽亭侯齊王時轉太常遷司空徙司徒曹爽誅進封萬歲鄉侯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安國侯轉太尉景元四年卒年九十謚曰元侯

除妖謗賞告之法疏

今妖言者必戮告之者輒賞既使過誤無反善之路又將開凶狡之羣相誣罔之漸誠非所以息姦省訟緝熙治道也昔周公作誥稱殷之祖宗咸不顧小人之怨在漢太宗亦除妖言誹謗之令臣愚以爲宜除妖謗賞告之法以隆天父養物之仁 魏志高柔傳

三公希與朝政上疏

天地以四時成功元首以輔弼興治成湯杖阿衡之佐文武憑旦望之力逮至漢初蕭曹之儔並以元勳代作心膂此皆明王聖主任臣于上賢相良輔股肱于下也今公輔之臣皆國之棟梁民所具瞻而置之三事不使知政遂各偃息養高鮮有進納誠非朝廷

崇用大臣之義大臣獻可替否之謂也古者刑政有疑輒議于槐棘之下自今之後朝有疑議及刑獄大事宜數吕咨訪三公三公朝朔望之日又可特延入講論得失博盡事情庶有裨起天聽弘益大化魏志高柔傳

請待博士吕不次之位疏

臣聞遵道重學聖人洪訓褒文崇儒帝者明義昔漢末陵遲禮樂崩壞雄戰虎爭吕戰陣爲務遂使儒林之羣幽隱而不顯太祖初興愍其如此在于撥亂之際竝使郡縣立教學之官高祖即位遂闡其業興復辟雍州立課試于是天下之士復聞庠序之教親俎豆之禮焉陛下臨政允廸叡哲敷弘大猷光濟先軌雖夏啟之承基周成之繼業誠無吕加也然今博士皆經明行修一國淸選而使遷除限不過長惟非所吕崇顯儒術帥勵怠墮也孔子稱舉善而敎不能則勸故楚禮申公學士鋭精漢隆卓茂縉紳競慕臣吕

爲博士者道之淵藪六藝所宗宜隨學行優劣待以不次之位敦崇道教以勸學者于化爲弘（魏志高柔傳）

諫大興殿舍廣采衆女疏

二虜狡猾潛自講肄謀動干戈未圖束手宜畜養將士繕治甲兵以逸待之而頃興造殿舍上下勞擾若使吳蜀知人虛實通謀并勢復俱送死甚不易也昔漢文惜十家之資不營小臺之娛去病慮匈奴之害不遑治第之事況今所損者非惟百金之費所憂者非徒北狄之患乎可粗成見所營立以充朝宴之儀訖罷作者使得就農二方平定復可徐興昔軒轅以二十五子傳祚彌遠周室以姬國四十歷年滋多陛下聰達窮理盡性而頃皇子連多夭逝熊羆之祥又未感應羣下之心莫不悒戚周禮天子后妃以下百二十人嬪嬙之儀既以盛矣竊聞後庭之數或復過之聖嗣不昌殆能由此臣愚以爲可妙簡淑媛以備內宮之數其餘盡遣還家

且以育精養神，專靜為寶。如此，則螽斯之徵，可庶而致矣。魏志高柔傳

諫就獄殺公孫晃疏

書稱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此王制之明典也。晃及妻子叛逆之類，誠應梟縣，勿使遺育。而臣竊聞晃先數自歸，陳淵禍萌，雖為凶族，原心可恕。夫仲尼亮司馬牛之憂，祁奚明叔向之過，在昔之美義也。臣以為晃信有言，宜貸其死；苟自無言，便當市斬。今進不赦其命，退不彰其罪，閉著囹圄，使自引分，四方觀國，或疑此舉也。魏志高柔傳

諫罪殺禁地鹿者疏

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為務，儉用為資。夫農廣則穀積，用儉則財畜，畜財積穀而有憂患之虞者，未之有也。古者一夫不耕，或為之飢；一婦不織，或為之寒。中間已來，百姓供給眾役，親田者既減，加頃復有獵禁，群鹿犯暴，殘食生苗，處處為害，所傷不貲，民雖障

防方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收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今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寬放民閒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則眾庶永濟莫不悅豫矣（魏志高柔傳）

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取此鹿者誠欲使極蕃息然後大取以為軍國之用然臣竊以為今鹿但有日耗終無從得多也何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臣下計無慮其中有虎大小六百頭狼有五百頭狐萬頭使大虎一頭三日食一鹿一虎一歲百二十鹿是為六百頭虎一歲食七萬二千頭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為五百頭狼一歲共食萬八千頭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閒是為萬狐一月共食鹿子三萬頭也大凡一歲所食十二萬頭其鵰鶚所害臣置不計以此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早取之為便也（魏志高柔傳注引魏名臣奏　案御覽九百六引魏名臣奏作郎中）

黃觀上疏疑當時兩人連名

軍士亡勿罪妻子敕

士卒亡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愚謂乃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使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柔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亡逃，誅將及己，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吕止亡，乃所吕益走耳 魏志高柔傳

嘗長教還引去吏

昔邴吉臨政，吏嘗有非，猶尚容之，況此諸吏于吾未有失乎，其召復之，咸還皆自勵，咸爲佳吏 魏志高柔傳

丞相理曹掾令

夫治定之化，吕禮爲首，撥亂之政，吕刑爲先，是吕舜流四凶族，皋陶作士，漢祖除秦苛法，蕭何定律，掾清識平當，明于憲典，勉恤之哉 魏志高柔傳

與婦書

今致璫珥梳一枚藝文類聚八十四御覽七百十四八百七金鐶一雙御覽七百十八

孫禮

禮字德達涿郡容城人曹公平幽州召爲司空軍謀掾從魯相歷山陽等郡太守明帝時入爲尚書受遺詔拜大將軍長史加散騎常侍齊王初出爲陽州刺史加伏波將軍賜爵關內侯徵拜少府出爲荊州刺史遷冀州牧吕奏事忤曹爽劾廢在家期年除城門校尉出爲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爽誅入爲司隸校尉遷司空封大利亭侯嘉平二年卒諡曰景侯

清河平原爭界案圖宜屬平原疏

管仲霸者之佐其器猶小猶能奪伯氏駢邑使沒齒無怨言臣受牧伯之任奉聖朝明圖驗地著之界界實吕王翁河爲限而鄃吕

馬丹候爲驗詐戸鳴犢河爲界假虛訟訴疑誤臺閣竊聞衆口鑠金浮石沈木三人成市虎慈母投其杼今二郡爭界八年一朝決之者緣有解書圖畫可得尋案擿校也平原在兩河向東上其間有爵隄爵隄在高唐西南所爭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餘里可謂長歎息流涕者也案解與圖奏而郡不受詔此臣輭弱不勝其任臣亦何顏尸祿素餐輒束帶著履駕車待放魏志孫禮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二十七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二十八

衛覬

覬字伯儒，河東安邑人，曹公辟爲司空掾，除茂陵令，再遷至尚書。魏國建，拜侍中。文帝即王位，徙尚書，尋還漢朝爲侍郎。及受禪，復爲尚書，封陽吉亭侯。明帝時，進封閺鄉侯，卒，諡曰敬侯。

爲漢帝禪位魏王詔

朕在位三十有二載，遭天下蕩覆，幸賴宗廟之靈，危而復存。然仰瞻天文，俯察民心，炎精之數既終，行運在乎曹氏。是以前王既樹神武之績，今王又光裕明德以應其期，是厤數昭明，亦可知矣。大人之行，天下爲公，選賢與能，故唐堯不私于厥子，而名播于無窮。朕羨而慕之，今其追踵堯典，禪位于魏王。袁宏後漢紀三十，又見魏志文紀注，案魏志

衛覬傳云頃之還漢朝勸贊禪代之義爲文誥之詔是獻帝諸禪詔皆衛覬作也

乙卯冊詔魏王

惟延康元年十月乙卯皇帝曰咨爾魏王夫命運否泰依德升降三代卜年著于春秋是以天命不于常帝王不一姓由來尚矣漢道陵遲爲日已久安順已降世失其序沖質短祚三世無嗣皇綱肇虧帝典頹沮暨于朕躬天降之災遭無妄厄運之會值炎精幽昧之期變興輦轂禍由閹宦董卓乘釁惡甚澆豷劫遷省御太僕宮廟遂使九州幅裂彊敵虎爭華夏鼎沸蝮蛇塞路當斯之時尺土非復漢有一夫豈復朕民幸賴武王德膺符運奮揚神武芟夷凶暴清定區夏保乂皇家今王纘承前緒至德光昭御衡不迷布德優遠聲教被四海仁風扇鬼區是以四方效珍人神響應天之厤數實在爾躬昔虞舜有大功二十而放勛禪以天下大禹有疏導之績而重華禪以帝位漢承堯運有傳聖之義加順靈祇紹天

明命釐降二女以嬪于魏使使持節行御史大夫事太常音奉皇帝璽綬王其永君萬國敬御天威允執其中天祿永終敬之哉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壬戌冊詔魏王

皇帝問魏王言遣宗奉庚申書到所稱引聞之朕惟漢家世踰二十年過四百運周數終行祚已訖天心已移兆民望絕天之所廢有自來矣今大命有所底止神器當歸聖德違天不順逆衆不祥王其體有虞之盛德應歷數之嘉會是以禎祥告符圖讖表錄神人同應受命咸宜朕畏上帝致位于王天不可違衆不可拒且重華不逆堯命大禹不辭舜位若夫出巷匹夫不載聖籍固非皇材帝器所當稱慕今使音奉皇帝璽綬王其陟帝位無逆朕命以祗奉天心焉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丁卯冊詔魏王

天訖漢祚，辰象著明，朕祇天命，致位于王，仍陳厤數于詔冊，喻符運于翰墨。神器不可以辭拒，皇位不可以謙讓，稽于天命，至于再三。且四海不可以一日曠主，萬機不可以斯須無統，故建大業者不拘小節，知天命者不繫細物，是以舜受大業之命而無遜讓之辭，聖人達節，不亦遠乎！今使音奉皇帝璽書，王其欽承，以答天下嚮應之望焉。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庚午冊詔魏王

昔堯以配天之德，秉六合之重，猶覩厤運之數，移于有虞，委讓帝位，忽如遺跡。今天既訖我漢命，乃眷北顧，帝皇之業，實有大魏。朕守空名以竊古義，顧視前事，猶有慙德，而王遜位至于三四，朕用懼焉。夫不辭萬乘之位者，知命達節之數也，虞夏之君處之不疑，故勳烈垂于萬載，美名傳于無窮。今遣守尚書令侍中覬喻王，其速陟帝位，以順天人之心，副朕之大願。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禪位冊

咨爾魏王、昔者帝堯禪位于虞舜、舜亦㠯命禹、天命不于常、惟歸有德、漢道陵遲、世失其序、降及朕躬、大亂茲昏、羣凶肆逆、宇內顛覆、賴武王神武、拯茲難于四方、惟清區夏、㠯保綏我宗廟、豈予一人獲乂、俾九服實受其賜、今王欽承前緒、光于乃德、恢文武之大業、昭爾考之弘烈、皇靈降瑞、人神告徵、誕惟亮采、師錫朕命、僉曰爾度克協于虞舜、用率我唐典、敬遜爾位、於戲、天之厤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君其祇順大禮、饗茲萬國、㠯肅承天命、魏志文帝紀、又見袁宏後漢紀三十

受禪表

維黃初元年冬十月辛未、皇帝受禪于漢氏、上稽儀極、下攷前訓、書契所錄、帝王遺事、義莫顯于禪德、美莫盛于受終、故書陳納于大麓、傳稱厤數□□□、是㠯降世且二百年、幾三千、堯舜之事、復

存于今、允皇代之上儀、帝者之高致也、故立斯表吕昭德口義焉、皇帝體乾剛之懿姿、紹有虞之黃裔、九德旣該、欽明文塞、齊光日月、材兼三極、及嗣位先皇、龍興纂國、撫柔烝民、化吕醇德、崇在寬之政、邁愷悌之敎、宣重光吕照下、擬陽春吕播惠、開禁倉、散滯積、家臣口口口口之錫、衆兆陪臺、豪賜餓之養、興道勳、繼絕世、廢忘之勞、獲金爵之賞、緦麻之孤、食舊德之祿、善無微而不旌、功無細而不口、口口戎士、哀矜庶獄、罷戍役、焚丹書、囹圄虛靜、外無曠夫、玄澤雲行、罔不沾渥、若夫覆載簡易、剛柔允宜、乾巛之德、陰陽口口口口口口類育物、奮庸造化之道、四時之功也、寬容淵嘿、恩洽蠢黎、皇戱之質、堯舜之姿也、孜孜業業、邁德濟民、伯禹之勞、口口口口口叡智神武、料敵用兵、殷湯之略、冏發之明也、廣大配天地、茂德苞衆聖、鴻恩洽于區夏、仁聲播于八荒、雖彖胥所口口口口口和而來王、是吕休徵屢集、和氣烟熅、上降乾祉、下發巛珍、

天闕啟閬、四靈具臻、洧醴橫流、山見黃人、所以顯受命之□□□
□□之期運也、其餘甘露零于豐草、野蠶繭于茂樹、嘉禾神芝奇
禽靈獸、窮祥極瑞者、朞月之閒、蓋七百餘見、自金天以□□□□
□嘉祥之降、未有若今之盛者也、是以漢氏覩麻數之去已、知神
器之有歸、稽唐禪虞、紹天明命、釐嬪二女、欽授天位、皇帝謙退、讓
德不嗣、至于再、至于三、于是羣公卿士、僉曰陛下聖德懿侔兩儀、
皇符昭晰、受命咸宜、且有熊之興、地出大螻、夏后承統、木榮冬敷、
殷湯革命、白狼銜鉤、周武觀□□□□□方之今日、未足以喻、而
猶以一至之慶、寵神當時、紹天即祚、負依而治、況于大魏靈瑞若
茲者乎、蓋天命不可以辭□、□□□□以意距、大統不可以久曠、
萬國不可以乏王、宜順民神、速承天序、于是皇帝乃回思遷慮、旁
覩庶徵、上在璿璣篋之周易、卜以守龜、筮襲吉、五反靡違、乃覽
公卿之議、順皇天之命、練吉日□□□□□唐典之明憲、遵大鹿之

遺訓遂于繁昌築靈壇設壝宮跱圭璧儲犧牲延公侯卿士常伯常任納言諸節岳牧邦君虎□□□□匈奴南單于東夷南蠻西戎北狄王侯君長之羣入自旗門咸旅于位皇帝乃受天子之籍冠通天襲袞龍穆穆皇皇物有其容上公策祝燔燎棫樸告類上帝望秩五岳煙于六宗徧于羣神□□□□晏斿風來臻乃詔有司大赦天下改元正始開皇綱闡帝載殊徽幟革器械脩廢官班瑞飭同律量衡更姓改物勒崇垂鴻創□作則永保天祿傳之罔極碑本隸釋十九　案唐韋絢錄劉賓客嘉話魏受禪表王朗文梁鵠書鍾繇鐫字謂之三絕今據閻人牟準魏敬侯碑陰則受禪表衛覬撰並書牟準去魏未遠語尤可信也

請恤凋匱罷役務疏

夫變情厲性彊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

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于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于貍鼠臣以爲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彊大賈誼累息以爲至危況今四海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于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烟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于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蓐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竝用籌策計校府庫量入爲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尙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

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仙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于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于露而空設之，不益于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所宜裁制也。魏志衛覬傳

公卿將軍奏上尊號

相國安樂鄉侯臣歆、太尉都亭侯臣詡、御史大夫安陵亭侯臣朗、使持節行都督督軍車騎將軍□□臣仁、輔國將軍清苑鄉侯臣若、虎牙將軍南昌亭侯臣輔、輕車將軍都亭侯臣忠、冠軍將軍好時鄉侯臣秋、渡遼將軍都亭侯臣柔、衛將軍國明亭侯臣洪、使持節行都督督軍鎮西將軍東鄉侯臣真、使持節行都督督軍領揚州刺史征東將軍安陽鄉侯臣休、使持節行都督督軍征南將軍平陵亭侯臣尚、使持節行都督督軍徐州刺史鎮東將軍武安鄉侯臣霸、使持節左將軍中鄉侯臣郃、使持節右將軍建鄉侯臣晃、

使持節前將軍都鄉侯臣遼使持節後將軍華鄉侯臣靈匈奴南單于臣泉奉常臣貞郎中令臣治衛尉安國亭侯臣昱太僕臣夔大理東武亭侯臣繇大農臣霸少府臣林督軍御史將作大匠千秋亭侯臣黑中領軍中陽鄉侯臣林中護軍臣陟屯騎校尉都亭侯臣祖長水校尉關內侯臣凌步兵校尉關內侯臣福射聲校尉關內侯臣質振威將軍涅鄉亭侯臣題征虜將軍都亭侯臣朗振武將軍尉猛亭侯臣當忠義將軍樂鄉亭侯臣生建節將軍平樂亭侯臣凱安眾將軍元就亭侯臣神翼衛將軍都亭侯臣衛討夷將軍成遷亭侯臣慎懷遠將軍關內侯臣巽綏邊將軍常樂亭侯臣俊安夷將軍高梁亭侯臣昂奮武將軍長安亭侯臣豐武衛將軍安昌亭侯臣褚等稽首言臣等前上言漢帝奉天命㠯固禪羣臣因天命㠯固請陛下違天命㠯固辭臣等頑愚猶知其不可況神祇之心乎宜蒙納許㠯福海內欣戴之望而丁卯制書詔臣等

曰以德則孤不足以時則虜未滅若以羣賢之靈得保首領終君魏國于孤足矣若孤者胡足以辱四海至乎天瑞人事皆先王聖德遺慶孤何有焉是以未敢聞命臣等伏讀詔書於邑益甚臣等聞易稱聖人奉天時論語云君子畏天命天命有去就然後帝者有禪代是以唐之禪虞命以在爾虞之順唐謂之受終堯知天命去已故不得不禪舜知厤數在躬故不敢不受不得不禪奉天時也不敢不受畏天命也漢朝雖承季末陵遲之餘猶務奉天命以則堯道是以願禪帝位而歸二女陛下正于大魏受命之初抑虞夏之達節尚延陵之讓體所枉者大所直者小所詳者輕所略者重中人凡士猶為陛下陋之沒者有靈則重華必忿憤于蒼梧之神墓大夏必鬱悒于會稽之山陰武王必不悅于高陵之玄宮矣是以臣等敢以死請且漢政在奄宦祿去帝室七世矣遂集矢石于其宮殿而二京為之丘虛當此之時四海蕩覆天下分崩武王

親衣甲而冠冑沐雨而櫛風爲民請命則活萬國爲世撥亂則致升平鳩民而立長築宮而置吏元元無過罔于前業而始有造于華裔陛下即位光昭文德以翊武功勤恤民隱視之如傷懼者寍之勞者休之寒者以煖飢者以充遠人以德服寇敵以恩降邁恩種德光被四表稽古篤睦茂于放勳罔漏吞舟聲于周文是以布政未期人神並和皇天則降甘露而臻四靈后土則挺芝草而吐醴泉虎豹鹿兔咸素其色雉鳩燕爵亦白其羽連理之木同心之瓜五采之魚珍祥瑞物雜遝于其間者無不畢備古人有言微禹吾其魚乎微大魏則臣等之白骨既交橫于曠野矣伏省羣臣內外前後章奏所以陳叙陛下之符命者莫不條河洛之圖書援天地之瑞應因漢朝之款誠宣萬方之景附可謂信矣著矣亘矣裕矣高矣大矣三王無以及五帝無以加民命之懸于魏邦民心之繫于魏政卅有餘年矣此乃千世時至之會萬載壹遇之秋達節

按魏志文帝紀注拘攣作拘牽小節

廢度，宜昭于斯際。拘攣狹行，不施于此時。久稽天命，罪在臣等。輒營壇場，具禮儀，擇吉日，昭告昊天上帝，秩羣神之禮。須禋祭畢，會羣寮于朝堂，議年號、正朔、服色，當所以施行。臣謹拜表朝堂。臣歆、臣詡、臣朗、臣仁、臣若、臣輔、臣忠、臣秋、臣柔、臣洪、臣演、臣休、臣尙、臣霸、臣郃、臣晃、臣遼、臣纂、臣泉、臣貞、臣洽、臣昱、臣夔、臣毓、臣霸、臣林、臣照、臣楙、臣陵、臣祖、臣浚、臣福、臣質、臣題、臣觸、臣當、臣生、臣圖、臣祗、臣衢、臣愼、臣翼、臣俊、臣鳳、臣豐、臣禕，誠惶誠懼，頓首頓首，死罪死罪。碑本隸釋十九，魏志文帝紀引獻帝傳。案古文苑附人奉準魏散侯碑陰，言羣臣上尊號奏衛覬撰，鍾繇書。

奏請置律博士

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縣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魏志衛覬傳，又見晉書刑法志、通典一百六十三

奏論賜謚

舊制諸王及列侯薨無少長皆賜謚古之有謚隨行美惡非所以優之又次以明識昭穆使不錯亂也臣以為諸侯王及王子諸公侯薨可隨行跡賜謚其列侯始有功勞可一切賜謚至于襲封者則不賜謚。通典一百四

關西議

西方諸將皆豎夫屈起無雄天下意苟安樂目前而已今國家厚加爵號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憂為變也宜為後圖若以兵入關中當討張魯魯在深山道徑不通彼必疑之一相驚動地險眾彊殆難為慮。魏志衛覬傳注引魏書司隸校尉鍾繇求以三千兵入關外託討張魯內以脅取質任太祖使荀彧問覬覬以為云云或以覬呈太祖太祖初善之而以繇自典其任遂從繇議

與荀彧書

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人民流入荆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

盧皆企望思歸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爲部曲郡縣貧弱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寶也自喪亂已來放散今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犂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爲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彊本弱敵之利也魏志衞覬傳又見晉書食貨志

西嶽華山亭碑

惟光和元年歲在戊午名曰咸池季冬己巳弘農太守河南河南樊君諱毅字仲德下車之初恭肅神祀西嶽至尊詔書奉祠躬親自往省從勞謙卽事有漸散齋華亭齋室逼窄郡縣官屬攝齋無處尊卑錯總精誠不固畏天之威遂斯疷怒時雨不興甘澍弗布念存黔首惟闕曠素于是與令巴郡朐忍先讜公謀圖議繕故斷度揆廓立室異處左右趣之莫不競慕二年正月己卯與就旣成有亢

休嘉敬鏘各得竭情福祿是願刻茲碑號吏卒俠路其辭曰
巖巖西嶽五嶽之宗緝德之尊大樂優隆皇帝永思祀典孔明高
神有奕珪璧贊通赫赫在上臣畜萬邦惟嶽降神寶生羣公卿士
百辟纘業攸蒙帝命不違歲事報功后辟命卿散齋外亭敬恭明
祀已奉皇靈處所通密屏寂有聲神樂其靜翛然無形尊卑有序
絜心致誠因緒舊室整頓端平在其板屋孰不加精天人同道萬
祚是迎既受帝祉延于後生為龍為光顯人王庭為公為侯福祿
來成刻石紀號永亨利貞府丞勃海劉固叔長功曹史楊儒尊先
主簿湖陽趙伯瑀工曹掾楊基伯截史陝許禮文化縣丞隴西彭
和伯怡左尉隴西甄瓊叔寧臨典者門下掾口瓊伯先主記史柏
覽文進户曹掾魏嘗咸長史田胳文祖將作掾曹鑒孔明任就幼
成史奚武丙昌 隸釋古文苑已為衛覬作
復華下民租田口算狀碑

光和二年十二月庚午朔十三日壬午弘農太守臣毅頓首死罪上尚書臣毅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案文書臣以去元年十一月到官其十二月奉祠西嶽華山省視廟舍及齋衣祭器率皆久遠有垢故曾不修大室春秋作識臣以神嶽至尊宜加恭肅輒遣行事荀斑與華陰令先讜以漸繕治成就之後仍雨甘雪滅潤宿麥惠滋黎庶臣即日以詔書齋祠雪未消澤時日清和神歆民喜誠聖朝勠神日昊廣被四表殷號之德神人被施遐邇大小莫不幸甚臣毅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又書言縣當孔道加奉尊嶽一歲四祠養牲百日常當充肥用穀稾三千餘斛或有請雨齋禱役費兼倍每被詔書調發無差山高聽下恐近廟小民不堪役賦有飢寒之窘違宗神之敬乞差諸賦復華下十里以內民租田口算以寵神靈廣祈多福隆中興之祚臣輒聽行盡力奉宣詔書思惟惠利增異復上臣毅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上尚書掾臣條

屬臣淮書佐臣謀弘農太守上洛西獄乞縣賦發差復舉下十里

以內民租田口算狀隸釋二 案闕人名華衛敬侯碑陰文以此爲衛覬作

漢金城太守殷華碑

君諱華字叔時、上邽定陽人、大匠君之子也、其先出自有殷、因國定氏、不改其號、聖哲玄流、至君而懿、幼膺瓊瑜之美、長有沖邈之志、敦詩閱禮、韜韞竹貴、誕循前業、守以恪恭、仕歷州郡、忠謇有勞、其大操也、耽耽虎視、能變不羈、故能雄傑于并域、聲班于上京、察何孝廉、貢除郎中、左馮翊丞、協宣文物、公事知州、譽茂才、宛丘令、崇行寬猛、示之禮禁、發延庠校、政以惠和、三載陟頎邪臨金城郡、郡羌虜避難遷移、役兼民匱、室如懸磬、乃敷權略、獎勵信、撿狁率服、不敢窺踰、兵戢而時動、因省繇以習義、興利弭患、順其所樂、開通狄道、造作傳館、吏士咸悅、不勞而勸、是以搢紳之徒、謂講雅誦、釋軍旅之扉革、陳俎豆于泮宮、其文儋檢旌顯、才良咨量三壽、賞

刑不僭邦場謐靜歲時豐登耆叟擊壤童齔謳謌功庸顯列當升寵祚旻不耆德昊命失氣呂光和元年九月乙酉卒官生有嘉休終則鼎銘于是故吏邈空江英韓述等追送遐巳刊石勒勛其辭曰。

於惟明后懷德握穌昆台之燿秀出不羣文昭有毅武烈能仁含舒憲盟呂育生民乘紀東壤西國著勳身沒名流載世常存古之遺老非此孰云于爾臣恩續其貝芬古文苑呂此碑屬鄉炎注云一作衛覬章樵云作衛覬是

案鄉元呂蒸平六年死碑言光和元年乃次年也

大饗碑

惟延康元年八月旬有八日辛未魏王龍興踐阼規恢鴻業構亮皇基蕩邦統世然吳夷之凶暴滅蜀虜之僭逆於赫斯怒順天致罰奮燧虎之校衞猛銳之卒爰整六軍率匈奴暨單于烏桓鮮卑引弓之類持戟百萬控弦千隊玄甲曜野華旗蔽日天動雷震星

流電發，戎備素辦，役不更藉，農夫安疇，商不變肆，是已士有樹謀之謀，民懷忠康之德，皇恩所漸，無遠不至，武師所加，無彊不服，故寬令西飛，則蜀將東馳，六旆南征，則吳黨委質，一虜侵驚，依爛階潰，將汜自三江之流，方軌邛來之阪，斬吳夷已梁鉞，血蜀虜已鼖鼓，曜天威于遐裔，復九圻之疆寓，除生民之災孽，去聖皇之宿憤，次于舊邑，觀釁而動，築壇壝之宮，置表著之位，大饗六軍，爰及譙縣父老男女，臨饗之日，陳兵清涂，慶雲垂覆，乃備俾禦，整法駕，設天宮之列衞，乘金華之鸞路，達升龍于大常，張天狼之威弧，千乘風舉，萬騎龍驤，威靈之飾，震燿康衢，既登高壇，蔭九增之華蓋，處流蘇之帳，坐陳旅酬之高會，行無算之酣飲，旨酒波流，肴烝陵積，瞽師設縣，金奏讚樂，六變既畢，乃陳祕戲，巴俞丸劍，奇舞麗倒，衝狹踰鋒，上索踰高，舩鼎緣橦，舞輪擿鏡，騁狗逐兔，戲馬立騎之妙技，白虎青鹿，辟非辟邪，魚龍靈龜，國鎮之怪獸，瓌變屈出，異巧神

化自鄉校、將守以下、下及陪臺隸圉、莫不歆淫宴喜、咸懷醉飽、雖夏啟均臺之饗、周成岐陽之搜、高祖邑中之會、光武舊里之宴、何以尚茲、是以刊石立銘、光示來葉、其辭曰、

赫王師、征南裔、奮靈威、震天外、尖夷讋、蜀虜竄、區夏清、八荒艾、幸舊邦、設高會、皇德洽、洪恩邁、刊金石、光萬世、隸釋十九　案闕人年準魏敬侯碑陰云大饗碑衛覬文並書天下碑錄引圖經云曹子建文鍾繇書疑圖經之言非也隸釋兩又有大饗殘碑云繇文爲書則大饗非一碑當以碑陰爲實

闕人年準 附

年準、爵里未詳、案年準不見于傳記據碑陰言故吏門生則去衛覬未遠也人言所著述注解故訓及文筆等甚多皆以失墜攷衛覬仕漢入魏卒于明帝時子衛瓘仕魏入晉至惠帝永平初家世烜赫何至失墜此必賈后矯詔殺瓘後之言也年準非魏人亦非晉武時人姑附此俟攷

魏敬侯衛覬碑陰文

敬侯所葬之先域、城惟解梁、地即郄首山、對靈足谷、當衙口、勢高

而趣幽形垣而背阜鑿室而可启椒棱不墳而所撰述板珍琦素白而扉尚衣服隨時而則存故吏述德于隧前門生紀言于碑後白季居亭而已治詹嘉在主而可友處高摭之厚地將秘億而永久所著述注解故訓及文筆等甚多皆已失墜所著孝經固而禽頡冢碑大篆書在左馮翊利陽亭南道旁及華山下亭碑增算狀殷叔時碑魏大饗碑羣臣上尊號奏及受禪石表文竝在許縣昌尊號奏鍾元常書受禪表覬竝金針八分書也太祖文帝等臨詔令雜駁議上封事一百餘條誡子等散在人間及碑石可見樹碑人郡國縣道姓名具如于後古文苑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二十八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魏二十九

鮑勛

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濟北相鮑信子。曹公辟丞相掾，後為太子中庶子，徙黃門侍郎，出為魏郡西部都尉，以忤太子免，後拜侍御史。文帝即王位，以駙馬都尉兼侍中。黃初中，拜右中郎將，遷御史中丞，復忤旨，左遷治書執法，尋被誅。

諫文帝遊獵疏

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闇之中，修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陛下察焉。魏志鮑勛傳

田瓊

瑯邪鄭康成弟子建安黃初閒爲博士

四孤議

或有爲四孤論者曰遇兵饑饉有賣子者有棄溝壑者有生而父母亡無緦親其死必也有俗人五月生子妨忌之不舉者有家無兒收養敎訓成人或語汝非此家兒禮異姓不爲後于是便欲還本姓爲可然不博士田瓊議曰雖異姓不相爲後禮也家語曰絕嗣而後他人于理爲非今此四孤非故廢其家祀既是必死之人他人收已養活且褒姒長養于褒便稱曰褒姒無常也其家若絕嗣可四時祀之于門戶外有子可已爲後所謂神不歆非類也通典六十九

荅劉德問六首

劉德問曰君弔大夫迎于門外又拜送于門外大夫弔不迎于門外今時縣令長來弔主人待之當依國君來弔禮歟依大夫來弔

也，又當去杖，其至皆如故，無可捨邪，又今時丞尉來弔，待之當云何，田瓊荅曰，今之君，與禮所云君輕重不同，若必欲依之，令長宜依國君，丞尉宜依大夫君，于禮但見去杖，職杖，其餘不見也，今于君弔，以首絰貫臂，道人則不釋之而已，通典八十三

劉德問田瓊曰，乳母緦，注云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己，今時婢生口使爲乳母，得無甚賤，不應服也，瓊荅曰，婢生口故不服也，通典九十二

劉德問，以爲人後者，支子可也，長子不以爲後，同宗無支子，唯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荅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于宗家，復以其庶子還承其父，通典九十六

劉德問于田瓊曰，失君父終身不得者，其臣子當得婚否，瓊荅曰，昔許叔重作五經異義，已設此疑，鄭玄駁云，若終身不除，是絕祖

嗣也、除而成婚、違禮適權也、通典九十八

問曰、小記云、朋友虞祔而已、此為主幼而為虞祔也、若都無主族、神不歆非類、當為虞祔否、田瓊答曰、虞安神也、祔以死者祔于祖也、既朋友恩舊歡愛、固當安之祔之、然後義備也、但後日不常祭之耳、通典一百一

又問、朋友無所歸于我殯、若此者當迎彼還已館、皆當停柩于何所、答曰、朋友無所歸、故呼而殯之、不謂已殯迎之也、于已館而殯之者、殯之而已、不于西階也、通典一百一

皇后降服

諸侯女嫁為天王后、降其旁親一等、與出降為二等、為外親尊不同、則降天子后為衆子無服、何以明之、據大夫于庶子大功、其妻亦服大功、今天子諸侯于衆子無服、后何緣獨服之邪、通典八十一

公子降服

公子已厭降公子厭于君爲其母妻昆弟練冠麻衣謂君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父卒猶有先君餘尊所厭不得過大功也通典九十三

大夫子降服

喪服經不見大夫嫡子爲庶昆弟服者與大夫爲庶子爲士者同父之所降子亦不敢不降也通典九十三

諸侯大夫妻及大夫士女降服

大夫女嫁于諸侯降其家旁親一等與出嫁降并二等爲外親尊不同則降諸侯夫人爲衆子無服何以明之據大夫于庶子大功其妻亦服大功今天子諸侯于衆子無服夫人何緣獨得服之又大夫妻爲大夫之親亦隨大夫而降一等大夫之女嫁于大夫還爲其族親尊不同者亦降之唯父母昆弟爲父後者宗子亦不降也士之女嫁于大夫者亦降其族親不同尊者如大夫也又大夫之妻爲庶子女子在室大功女適于士小功此爲大夫之妻尊與

大夫同、大夫爲伯叔父母子昆弟昆弟爲士者、以尊降一等、爲之大功、其妻亦服大功、通典九十三

貴不降服

大夫之妻爲長子三年、女子子嫁大夫大功、通典九十三

于逵叔

逵叔、爲軍謀史、

四孤議

此四孤者、非其父母不生、非遇公嫗不濟、既生既育、由于二家、棄生背恩、實未之可、子者父母之遺體、乳哺成人、公嫗之厚恩也、棄絕天性之道、而戴他族、不爲逆乎、鄭伯惡姜氏、誓而絕之、君子以爲不孝、及其復爲母子、傳以爲善、今空爲子竭其筋力、服于公嫗、育養之澤、若終爲報、父在爲母之服、別立宮宇而祭之、畢己之年也、詩云、父兮生我、母兮鞠我、今四子服報如母、不亦宜乎、愛敬哀

戚報惠備矣。通典六十九

薛夏

夏字宣聲，天水人，曹公召為軍謀掾，黃初中為祕書丞。

報蘭臺

蘭臺為外臺，祕書為內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魏志王肅傳注引魏略

劉若

若，獻帝末官輔國將軍，封清苑鄉侯。

上書請受禪

伏讀令書，深執克讓，聖意懇惻，至誠外昭，臣等有所不安。何者？石戶北人匹夫狂狷，行不合義，事不經見者，是以史遷謂之不然。誠非聖明所當希慕。且有虞不逆放勳之禪，夏禹亦無辭位之語，故傳曰：舜陟帝位，若固有之，斯誠聖人知天命不可逆，厤數弗可辭也。伏惟陛下應乾符運，至德發聞，升昭于天，是以三靈降瑞，人神

以和休徵雜沓萬國響應雖欲勿用將焉避之而固執謙虛違天逆衆慕匹夫之微分背上聖之所蹈違經讖之明文信百氏之穿鑿非所以奉荅天命光慰衆望也臣等昧死以請輒整頓壇場至吉日受命如前奏分別寫令宣下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奏請受禪

臣聞符命不虛見衆心不可違故孔子曰周公其爲不聖乎以天下讓是天地日月輕去萬物也是以舜禰天下不拜而受命今火德氣盡炎上數終帝遷明德祚隆大魏符瑞昭晢受命既固光天之下神人同應雖有虞儀鳳成周躍魚方今之事未足以喻而陛下違天命以飾小行逆人心以守私志上忤皇穹眷命之旨中忘聖人達節之數下孤人臣翹首之望非所以揚聖道之高衢乘無窮之懿勳也臣等聞事君有獻可替否之道奉上有逆鱗固爭之義臣等敢以死請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

蘇林

林字孝友，陳留人，爲五官將文學，黃初中，爲博士給事中，以老致仕，加散騎常侍，年八十餘卒。

勸進表

天有十二次以爲分野，王公之國，各有所屬，周在鶉火，魏在大梁，歲星行歷凡十二次，所在國天子受命，諸侯以封，周文王始受命，歲星在鶉火，至武王伐紂十三年，歲星復在鶉火，故春秋傳曰，武王伐紂，歲在鶉火，又曰，歲之所在，卽我有周之分野也，昔光和七年，歲在大梁，武王始受命爲將，討黃巾，是歲改元爲中平元年，建安元年，歲復在大梁，始拜大將軍，十三年復在大梁，始拜丞相，今二十五年，歲復在大梁，陛下受命，此魏得歲與周文王受命相應，今年青龍在庚子，詩推度災曰，庚者更也，子者滋也，聖人制法天下治，又曰，王者布德于子，治成于丑，此言今年天更命聖人制治

天下布德于民也魏以改制天下與時協矣顓頊受命歲在豕韋衛居其地亦在豕韋故春秋傳曰衛顓頊之墟也今十月斗之所建則顓頊受命之分也魏以十月受禪此同符始祖受命之驗也魏之氏族出自顓頊與舜同祖見于春秋世家舜以土德承堯之火今魏亦以土德承漢之火其于行運合于堯舜授受之次臣聞天之去就固有常分聖人當之昭然不疑故堯捐骨肉而禪有虞終無恡色舜發壠畝而君天下若固有之其相授受閒不替漏刻天下已傳矣所以急天命明天下不可一日無君也今漢期運已終妖異絕之已審陛下受天之命符瑞告徵丁寧詳悉反覆備至雖言語相喻無以代此今既發詔書璽綬未御固執謙讓上逆天命下違民望臣謹案古之典籍參以圖緯魏之行運及天道所在即尊之驗在于今年此月昭晰分明唯陛下遷思易慮以時即位顯告上帝布詔天下然後改正朔易服色正大號天下幸甚魏志文帝紀注

紀注引獻帝傳蘇林董巴上表又見宋書符瑞志上

皇后崩稱大行議

皇后皆有謚未葬宜稱大行臣㠯爲古禮無稱大行之文案漢天子稱行在所言不常居崩曰大行者不返之稱也未葬未有謚不言大行則嫌與嗣天子同號至于后崩未葬禮未立后宜無所嫌故漢氏諸后不稱大行謂未葬宜直稱皇后 通典七十九

董巴

巴建安黃初閒爲博士有大漢輿服志一卷

厤議

聖人迹太陽于晷景效太陰于弦望明五星于見伏正是非于晦朔弦望伏見者厤數之綱紀檢驗之明著也 晉書律厤志中

昔伏羲始造八卦作三畫㠯象二十四氣黃帝因之初作調厤歷代十一更年五千凡有七厤顓頊㠯今之孟春正月爲元其時正

月朔旦立春五星會于天厤營室也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故顓頊聖人爲厤宗也湯作殷厤弗復以正月朔旦立春爲節也更以十一月朔旦冬至爲元首下至周魯及漢案當有脫簡御覽十六引此云武王作周厤周公作魯厤皆從其節據正四時夏爲得天以承堯舜從顓頊故也禮記大戴曰虞夏之厤建正于孟春此之謂也晉書律厤志中

崔林

林字德儒清河東武城人中尉琰從弟建安中爲鄔長擢冀州主簿徙署別駕丞相掾屬遷御史中丞魏受禪拜尚書出爲幽州刺史左遷河閒太守進大鴻臚明帝卽位賜爵關內侯轉光祿勳司隸校尉景初中代衛臻爲司空封安陽亭侯進封鄉侯正始五年卒謚曰孝侯

攷課議

案周官考課其文備矣自康王以下遂以陵遲此卽考課之法存乎其人也及漢之季其失豈在乎佐吏之職不密哉方今軍旅或猥或卒備之以科條申之以內外增減無常固難一矣且萬目不張舉其綱衆毛不整振其領臯陶仕虞伊尹臣殷不仁者遠五帝三王未必如一而各以治亂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太祖隨宜設辟以遺來今不患不法古也以爲今之制度不爲疏闊惟在守一勿失而已若朝臣能任仲山甫之重式是百辟則孰敢不肅魏志崔林傳

議宗聖侯祀孔子不須命祀

宗聖侯亦以王命祀不爲未有命也周武王封黃帝堯舜之後及立三恪禹湯之世不列于時復特命他官祭也今周公已上達于三皇忽焉不祀而其禮經亦存其言今獨祀孔子者以世近故也以大夫之後特受無疆之祀禮過古帝義踰湯武可謂崇明報德

矣無復重祀于非族也魏志崔林傳

裴潛

潛字文行河東聞喜人避亂荊州尋參丞相軍事出歷三縣令拜代郡太守又爲沛國相遷兗州刺史文帝踐阼入爲散騎常侍歷魏郡穎川典農中郎將明帝即位入爲尚書郎歷河南尹轉太尉軍師大司農封清陽亭侯進尚書令父憂去官拜光祿大夫正始五年卒追贈太常謚貞侯

遺令子秀儉葬

墓中惟置一坐瓦器數枚其餘一無所設魏志裴潛傳

棧潛

潛字彥皇任城人建安中爲縣令黃初中爲中郎校明帝時出爲燕中尉辭疾不就

諫立郭后疏

在昔帝王之治天下，不惟外輔，亦有內助，治亂所由，盛衰從之。故西陵配黃，英娥降嬀，並以賢明，流芳上世。桀奔南巢，禍階妹喜；紂以炮烙，怡悅妲己。是以聖哲慎立元妃，必取先代世族之家，擇其令淑，以統六宮，虔奉宗廟，陰敎聿脩。易曰：家道正而天下定。由內及外，先王之令典也。春秋書宗人釁夏云：無以妾爲夫人之禮。齊桓誓命于葵丘，亦曰：無以妾爲妻。今後宮嬖寵，常亞乘輿。若因愛登后，使賤人暴貴，臣恐後世下陵上替，開張非度，亂自上起也。魏志文德郭皇后傳。中郎棧潛上疏云云。又初學記十作裴潛。攷魏志裴潛傳，文帝踐阼，爲散騎常侍，出爲魏郡潁川典農中郎將，兩人同時爲中郎，未審孰是，姑從魏志。

諫明帝興衆役疏戚屬疏

天生蒸民而樹之君，所以覆燾羣生，熙育兆庶，故方制四海，匪爲天子；裂土分疆，匪爲諸侯也。始自三皇，爰曁唐虞，咸以博濟加于天下，醇德以洽黎元，賴之。三王既微，降逮于漢，治日益少，喪亂弘

多自時厥後亦罔克乂太祖濬哲神武芟除暴亂克復王綱已開
帝業文帝受天明命廓恢皇基踐阼七載每事未遑陛下聖德纂
承洪緒宜崇晏晏與民休息而方隅匪寧征夫遠戍有事海外縣
旌萬里六軍驟動水陸轉運百姓舍業日費千金大興殿舍功作
萬計徂來之松刊山窮谷怪石碔砆浮于河淮都圻之內盡爲甸
服當供稾秸銍粟之調而爲苑囿擇禽之府盛林莽之穢豐鹿兔
之藪傷害農功地繁荼棘災疫流行民物大消上減和氣嘉禾不
植臣聞文王作豐經始勿亟百姓子來不日而成靈沼靈囿與民
共之今宮觀崇侈彫鏤極妙忘有虞之總期思殷辛之瓊室禁地
千里舉足投網麗擬阿房役百乾谿臣恐民力彫盡下不堪命也
昔秦據殽函已制六合自已德高三皇功兼五帝欲號謚至萬葉
而二世顛覆願爲黔首由枝幹既杌本實先拔也蓋聖王之御世
也克明俊德庸勳親親俊乂在官則功業可隆親親顯用則安危

同憂深根固本並爲幹翼雖歷盛衰內外有輔昔成王幼沖未能莅政周呂召畢並在左右今既無衛侯康叔之監分陝所任又非旦奭東宮未建天下無副願陛下留心關塞永保無極則海內幸甚魏志高堂隆傳

諫太子田獵夜還

王公設險以固其國都城禁衛用戒不虞大雅云宗子維城無俾城壞又曰猶之未遠是用大諫若逸于遊田晨出昏歸以一日從禽之娛而忘無垠之釁愚竊惑之魏志高堂隆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黄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二十九終